



清远门

见证明末大同历史尘烟

□ 旌旗猎，轻取塞北城

□ 城门开，春风滚滚来

2018年5月，复建的大同古城西城门“清远门”敞开，喜迎八方游客。

大同古城整体修复前，西城门清远门所在位置是繁华的市中心枢纽，随着大同古城墙全面合拢，巍峨雄峻的清远门，成为古都大同一道壮美的景观，不但取代了曾经车水马龙的繁忙景象，更让历史风华再现。彼时，城门两端有一副宣传语，让我印象深刻：

春风如贵客，内外繁华穿城过
开门迎春风，流连忘返返客多

“春风如贵客”一句，真是诗意勃发，让人感慨岁月轮回、春风大雅。

三月，伫立大同古城西城门之下，人流熙熙，车来车往，春风从门洞吹过，我已不单单感觉是自然之风拂面，更有历史之风让我回溯往昔。路人们面带春风，在盛开的桃花下取景拍照，然而，有多少人知道这里曾是三百多年前血雨腥风的战场？历史之河早已归于平静，可塞上的每一个春天，桃花一定会飘落无声的纪念。

噢，往事如风，时间顺着风的脚踪滚滚而去，有谁还能忆起当年李自成策马塞上掀起的那一场历史狂澜呢！正因如此，站在大同古城清远门下，我便想知道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军进入山西，一路北上到达塞北，尤其是在“九边重镇”之一的大同，到底经历了什么？面对从陕北高原极速而来的起义风暴，坐守大同的明朝代王家族，江山何去何从？

那是公元1644年，明崇祯十七年，农历甲申年。大明王朝经过276年、16位皇帝，到那一年，张献忠、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星火燎原，成了明末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。大明江山危如累卵，渐渐走向土崩瓦解。

1644年正月，三十八岁的李自成本在西安称帝，建立大顺政权，年号“永昌”。

怀揣着“永远昌盛”的信念，李自成以“均田免粮”作为政治主张，率军浩浩出征，逐渐达到了鼎盛，决心与明王朝争夺天下。

农历二月初二，大顺军乘船，从陕西分批渡过黄河。李自成指挥大顺军，接连攻下汾州（今山西汾阳）、阳城（今山西阳城）、蒲州（今山西永济），隔日攻下怀庆（今河南焦作），初五日，攻克太原。从晋南打到晋中，战事一场接着一场，但大顺军并没有太大伤亡。

□ 叹兴亡，历史匆匆过

“六十年一个甲子”，从1644年算起，距李自成占领大同已经过去六个甲子之多了。时间变换，塞上古都几经沉浮，我渴望在那段显得遥远而模糊的历史中，找到些许时间沉淀下来的感悟。然而，在明末的风云激荡中，李自成占领大同并不算什么大事，自然不会被后世大书特书。所以，从那一年的历史中抽丝剥茧，我能找到的关于李自成的记载太少了，且真假真假，无从辨识，越想梳理，反而越觉得凌乱。历史早已远去，纵然时光依旧，可往日又怎能回溯？

回望李自成占领大同的那段历史，真是让人叹惋。历史总是有太多的相似。想想看，李自成当年是为了吃饱饭才走进寺

在太原休整八天，农历二月十六，李自成率军北上，先取忻州（今山西忻州市），官民皆迎降，这些早在他的预料之中，接着，一路长驱，经过一场鏖战，攻克了宁武城。宁武一战，大顺军死伤惨重，就在李自成思考要不要继续北上时，大同总兵姜瓖差人秘密送来一封书信，表示愿意归降大顺军，这令李自成喜出望外，决定向大同开拔。

我查阅了相关史料，李自成到达大同是农历三月初一。塞北有句民间谚语：“三月三，麻衣帽，单布衫。”此时，和风送暖，桃杏吐蕊，换上单衣的人们，踏青访友，逐风放飞纸鸢。在这早春花开的季节，雄伟的大同城，实则已是李自成的“囊中之物”了。

李自成即将兵临大同城下时，姜瓖派人告诉李自成，让他选择没有附城的西城门作为突破口。西城门虽没有附城，但代王

亲信永庆王朱彝樾把守森严。姜瓖表示，会伺机除掉永庆王，让李自成大可放心。

李自成的农民军到了大同西城门门外，朱彝樾大惊失色，仓促中，准备应战，孰料，被姜瓖杀死。一切都在姜瓖的计划中，一切也都在李自成的希望中。不过，对于姜瓖的归降，李自成定是百般思虑，他能轻易相信吗？若是一个圈套，设下“空城计”，那必然又是一场激战！哪知，姜瓖真的将偌大的一座城池拱手相让。

李自成跨马入城，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座宏伟的城池。

清代黎中辅纂《大同县志》记载：“明洪武五年，大将军徐达因旧土城增筑，周十三里，高四丈二，址砌以石，墙甃以砖。”洪武五年，是公元1372年，将近三百年转瞬即逝，而今，起义军奏响了大明朝的哀乐。

院，崇佛信教，后来带领农民揭竿而起；创立大明江山伟业的朱元璋当年也是为了吃饱饭而走进寺院，崇佛信教，并带领农民军起兵称雄，由此上溯中国五千年历史，农民起义的模式似乎大同小异。

历史出现这样的相似，究竟是必然，还是偶然呢？！

我突然想，李自成策马塞上，望着庄重而恢弘的大同西城门，不知有没有萌生射一箭的念头？当年，他从大同开拔北京，到了皇城外，“乘雕鞍骏马，自大明门拥入，望承天门射之（计六奇《明季北略》）。”那一箭，李自成射落了悬在历史天空上的昭昭日月。至今想来，如果大顺国事成，则历史重写！然而，历史似乎自有其注定。

2019年盛夏，我来到李自成的故乡陕西米脂。细雨蒙蒙中，县城外的无定河滚滚长流，让我惊叹，干渴的黄土高原上，这条曾经背负了沉重的历史之河，依然向远方淌流着它生命的源泉。县城里，人流熙攘，但早就不见李自成的身影了，只有盘龙山上他当年营建的行宫，还留着些许大顺政权的豪气和辉煌，让人驻足，让人感叹。

从米脂回到大同，经历了夜晚与白昼的更迭，我似乎陷在巨大的时间的落差里。古与今，过去与当下，一本摊开的史籍，无形而有形地横亘在我的面前。我又来到了大同古城西门的清远门，遥想三月，漫天黄沙，桃花、杏花、李花……花花争艳，曾经的兵戈，曾经的血刃，无法将那些鲜活的生命湮灭，但一切都已不再是当年了。我在这一端，彼岸便是历史，但似乎来不及翻看这本时间的大书，一切就都成了过往。

若问历史究竟是什么？我只能说，是时间的递进！

塞上地厚天高。在大同的早春感叹公元1644年的历史尘烟，成败早已交给时间决断了。

文/图 许玮

图片说明

- ① 夜幕下的清远门正门，巍峨壮阔
- ② 清远门瓮城内，红灯高挂
- ③ 余晖笼罩下的大同古城墙

